

那还是不要做好姑娘了

我霍然站起来。

那一年，我十六岁，南胥这场醉生梦死，终于得以了结，像是一梦黄粱，也像是等待了许多许多年。

我带着夏挽跑到外面，黑暗中到处都是匆忙逃窜的宫人，唯有哥哥的主殿亮着一盏灯。

「你去找你母后，告诉她把门锁好，姑姑随后就到。」

我走进大殿之中，哥哥佝偻的坐在皇位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像极了祖父。

本来打算这辈子再不同他说话，却还是忍不住心里一酸，我走过去劝着：「哥，我们走吧，何素龙将军尚在林南镇守，我们去投奔他吧。」

「都城最迟明日便会沦陷，林南又能坚持多久呢？」他望着前方，那里只有秋天的夜雾，黑茫茫的一片，他说：「北乾人迟早会毁掉南胥，这是南胥的命，也是朕的命。」

他回头看我，温柔道：「就是遗憾，原本还想为给朕的羲河找个好婆家呢，竟是没有来得及。」

我的眼泪含在眼眶里，我努力笑着，不让它落下来：「可别，我这样的人，可当不了谁的夫人。」

「怎么会啊，朕的羲河是天下最好的姑娘」

「天下最好的姑娘是贺兰知秋。」

哥哥笑了，轻声说：「那，还是不要做好姑娘了」

不要被家族培养成最好的闺秀，不要爱上自己薄情懦弱的丈夫，不要为了孩子而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活在这个凄惶的世界。

「羲河，带知秋离开，告诉她，余下的一生为自己活着，还有，忘了我这个废物。」

我拉着知秋和夏挽，仓皇的逃出了从小长到大的皇宫，朝阳下，它仍然那么巍峨，仿佛什么都不会改变，可是在那里的时光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们还没来得及跑出来出城去，北乾的军队已经攻入了都城之中，于是我们见证了什么叫地狱，他们无差别的屠戮着一切的平民，在大街上淫辱着妇女，放火来戏耍着逃窜的人群，保护我们的亲兵一个接一个的死去，我们把脸涂黑了，惶惶不可终日的东躲西藏。

第三日，屠杀的脚步终于停了，那些北乾的士兵催促着幸存者：「到这里来！不然杀了你们！快点！」

我和知秋被几个北乾的士兵推搡着到了皇宫前，于是我再一次的见到了哥哥。

他以一个奇怪的姿势，像一只狗一样匍匐在地上，被一个北乾人拉着脖子拖行在地上，还穿着龙袍，而膝盖和手肘已经因为爬行而有了斑斑血痕。

他的表情却是很奇怪的，一直带着微笑，似乎在无声的哼着什么歌，可是他发不出声音，因为他的舌头被割掉了，口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团。

「这条狗！就是你们南胥的王！」为首的北乾人用僵硬的南胥话吼着：「如果不遵从北王丹蚩的指令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！」

人群都不敢抬头，我拼了命的捂住嘴，听着他们一边疯狂的大笑，一边踹在哥哥后背上。

「晓钟天未明。晓霜人未行。只有城头残角，说得尽，我平生。」知秋突然轻声在我旁边喃喃的哼唱起来，见我回过头来，她就朝我一笑，道：「我第一次见到太子殿下，他就在夜宴之中弹唱这首曲子，真是好听。」

「知秋.....」

她却沒有再看我，而是对旁边的夏挽道：「这一生，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我的，唯有你是我的骨血，你要替我陪伴羲河，永远别让他一个人，答应母亲，好吗？」

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她就起身，在一群跪着的人群之中昂然而立，大声说：「我乃南胥皇后！尔等敢来杀我吗？」

北乾的士兵大多不会南语，一时之间愣住了，为首的将领迟疑的看着她，说：「你说你是？南胥皇后贺兰知秋？」

哥哥在尘埃之中昂起头，拼了命的摇头，而她笑着奔过去，就如同少女在奔赴一场约会。

下一个瞬间，她手中的长钗贯穿了哥哥胸口，然后拔出来，再次插入自己的胸口。

他们紧紧的抱在一起，仿佛回到了一切的最初，年轻的皇帝紧紧的拥抱着他的皇后，所有人都当他是废物，只有她不。

「臣妾永远在宫中等陛下回来。」

「好，等朕回来，给朕生个太子。」

她再也没等到她的英雄，他把那个用生命爱着他的姑娘弄丢了。

他们这一生，竟然就这样，走失了。

南胥的最后的君王和王后曝尸在宫前，他们的骸骨无人收拾，被北乾马蹄踏碎了，飞扬向了远方。

第十日，北军终于停止了屠杀，开始笨拙的在废墟上建立新的国家，我带着夏挽向何素龙将军所镇守的林南逃去，何军骁勇，那是南胥最后的土地。

一路上，全是肆虐的北军所留下的尸骨，有些是母亲抱着孩子，有些是干瘦的老人，握着银钱的手被砍掉，保持着圆目怒瞪的样子死去……我们一路走，一路收敛路边的骸骨。

「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姑姑。」

「因为我们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，能多做一件事，就多做一件事。」

我一直时断时续的发着高烧，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下一秒要倒下去，但是夏挽小小的手那么紧的握着我，仿佛这个冰冷的人间，对我最后的牵扯。

「夏挽，如果姑姑死了，你不必非去林南，你只需要努力的活下去，娶妻生子，告诉你的孩子，曾有个地方叫南胥，那是个很漂亮的地方……」

夏挽安静的摇摇头，说：「姑姑活着，我才活着。」

不知走了几个昼夜，夏挽抬起手指向前方：「姑姑，是不是要到了？」

我抬起头，夕阳残血，将不远处黛色的山峦勾勒出金边，我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，林南多山，我们真的快要到了。

连月的疲倦和痛苦一下子击倒了我，我跪坐在了地上，我之前从未走过一里以上的路，可是现在翻山越岭，走破了几双鞋，我之前连炭火不对的肉都不肯入口，可是现在，去死人身上翻干粮已经成了家常便饭，曾经一只虫子就足以吓出我的眼泪，

现在在狼群尾随的夜里，我尚能从容的吃下干粮.....原来没有人当我是公主的时候，我也不过是一块尘土淤泥，如何搓扁揉圆，也要苟且偷生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一座山洞里休息，已经是深冬了，我燃起了柴火驱寒，把夏挽抱在怀里，就当我们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哭声。我起身去看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女人半沉在沼泽里，歇斯底里的哀嚎着。

「大哥求求你！你是好人，你救救我！求求你！救救我！」她颤抖着朝我的方向伸出手。

我拿了一根树枝朝她伸过去，她浑身颤抖的爬上来，浑身腐臭，如同地狱爬上来的恶鬼。

「大哥.....大哥.....你能给我一口吃的吗？我三天没吃东西了。」

我犹豫了一下，夏挽在一边轻声说：「姑姑，不要节外生枝。」

这一路上我们乔装成有麻风病的乞丐，我黏了胡须和肚臍，和夏挽父子相称。为了避免被人发现，尽量不与人同行。

「我是南胥人啊.....」女人哀嚎着说：「我们的国没了.....我们一家人全被杀了，我要去林南找我儿子，求求你，我不能死.....」

我一怔。

南胥人，哪里还有什么南胥人

只剩下因为皇室无能，失去家园的人。

我们把她带回了山洞，把最后一块干粮烤好了，分给她一半。

她五十几岁了，吃东西的时候直翻白眼，一边吃一边哭：「大哥，你是我大恩人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到了林南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！」

我摇摇头，怕嗓音暴露，没有说话，夏挽在一旁说：「不必，我们不去林南，明日便各走各的吧。」

女人千恩万谢后，蜷缩着睡了，在梦里她不住抽噎着，发出野兽一样的呜咽。

经历过屠城的人似乎都有梦魇的毛病，在很多很多年后，我仍然会在睡梦中哭醒。

等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，女人已经上路了，还有不到十里路，我把夏挽的小鞋子补了补，也精神抖擞的上路了。

.....然后，在官路上站着一群北乾士兵，和那个女人。

「军爷！那是个白脚羊（年轻姑娘）！我趁她睡觉看了！她没有喉结，皮肤白着呢！剩下那个也没有病，是个细皮嫩肉的小崽子！您看能赏多少钱？」

我被几个兵按到在了地上，他们粗鲁的用抹布擦了一遍我的脸，又扒了我的裤子，泪眼模糊之中，那个女人谄媚着数钱。

「还是个菩萨脸（好看的姑娘）.....在这儿办可惜了，走！带回去！」他们兴高采烈的说。

「这小孩怎么瞧着像咱们北乾的种？」

「都带回去！」

我被推搡着送到了北军的军营里，最后和夏挽对视那一眼，我第一次看他哭了，一直以来那么安静的孩子，歇斯底里哭着，朝我这边挣扎，却被士兵兜头赏了一个耳光。

我无声的翕动着嘴唇，对不起.....夏挽，活下去.....不择手段的活下去吧.....

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被几个北乾女人扒了衣服，被兜头一盆一盆水冲洗着。像牲畜一样被一群人评头论足，他们给了我一件薄薄的外套让我穿上，应该是刚从哪个死去的姑娘身上扒下来，还带着血腥味。

然后我就进了营帐，里面老远就能听见年轻女孩凄厉的哀嚎。北乾人没有什么避人的意识，我见识了另外一种人间炼狱。

「又来了个菩萨脸！」一个虬髯大汉朗声笑着，一把把我拉进怀里：「快来给爷泄泄火！可别像上回那个不经搞！弄两下死了。」

众人顿时大笑起来。

我仰起脸，微笑起来：「军爷轻一点，我还没嫁过人！」

「你怎么会讲北话？」他惊奇的捏着我的脸打量，又说：「你不怕我？」

这两年帮哥哥处理朝政的时候，我学了北乾语。

「我爹早年间和北乾做生意，我也跟着学了北语，这次来林南是就是来找我爹的，军爷，您快活完，能放了我吗？」

「行啊，等爷快活完带你去找找吧」

他一边解裤子一边漫不经心的说，看我表情僵硬，还解释了一句：「哦，何素龙前两天投降了，林南现在归我们了。」

何素龙降了。

我只觉得脑中轰鸣，什么都听不到了，麻木中，他臭烘烘的嘴在我身上拱起来，我在周围此起彼伏的惨叫中，慢慢合上眼睛，一滴泪水顺着眼角滑下来。

「羲河，活下去」

可是爷爷，活下去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所谓人间，不过是另一种地狱。

突然，营帐的门突然被打开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年纪不大的将领走进来，他面如寒霜，所有人都停住了动作，我身上那个虬髯汉子也爬起来，嗫嚅着叫：「将军.....」

那将军看了他一眼，转手就一刀劈下来，我从未见过那么快的刀，虬髯汉子连声都没吭，就死不瞑目的倒在我身上。

整个营帐噤如寒蝉，连女孩的惨叫都停了。

「林北是制瓷重地，我下过军令，要保存瓷厂，如今这是干什么？活腻了吗？」

他冰冷的扫视这屋里的每一个人，他们如同在头狼凝视下一样颤栗着低下头。

「我说过，占领只是第一步，我们是要像南胥人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过上好日子，你们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但我以为你们至少怕死！」

他收了染血的剑，转头就走，却没能走得了。

是我，我死死抱住他的脚，用北语喊着：「将军.....我是都城周窑家的女儿！我会制瓷！我会制瓷！」

他看着我，手从刀把上放了下来。

「制瓷有多少道工艺？」

「回军爷，一共七十二道程序。」

「当世名窑有多少？何为青，何为白？」

「天下名窑大概可分为五大窑八大系，如我周家，可产天青、浅黄、月白、卵白等诸色，家主以雨过天青釉色为傲，而文窑

以白瓷闻名，兼烧黑釉、酱釉和绿釉，庭窑号称出窑万色，可烧出烧制出玫瑰紫，海棠红、天青、月白等，其中玫瑰紫被词人赞咏『瑰若云霞横天，焚音寂灭』，最受世人追捧。」

在主帅的营帐里，那将军坐在主位上盯着我，我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，这次南征的先锋将领，北王丹蚩的长子，宸冬。

「你读过很多书？」他问。

「还好」

他起身凝视着我，近的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铁的味道，血的味道。

「你没有什么破绽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给我感觉.....」他的眼睛是野兽般的褐色：「很不好，我们北人打猎，最相信直觉，你在发抖，可你不像兔子。」

我的确在发抖，细密的汗水顺着脖颈流下来，我身后的士兵轻轻拔出刀，那尖锐的声音让我几乎站不稳。

「他们说和你一起来的有个小孩，他是你什么人。」

「是我.....」

不，民间流传着我和夏挽没死的消息，北乾军人不可能不知道。

我嗫嚅着说：「是我弟弟。」

他吩咐属下：「把她弟弟叫过来。」

我的心骤然抽紧，这一切都没来得及与夏挽通气。他哪怕是问一句：你父亲姓什么，我们也都完了。

我的冷汗缓慢流了下来，我已经预料到了待会血肉横飞的场景，或许我该告诉他们夏挽的身世.....

夏挽被带进来，懵懂的看着我们，我颤抖着道：「小夏，别怕，军爷问你话你就照实说！」

后面的士兵顿时用刀柄狠狠一戳我的脊背，道：「闭嘴！」

宸冬歪着头打量了他一下，道：「她是你什么人？」

不要说姑姑，千万不要！

「她是我姐姐.....」夏挽仰起头，声音已然带了哭腔：「你.....你为什么要抓她？」

宸冬不耐烦的呵斥道：「哭什么哭！」

夏挽不敢再哭了，含着眼泪怯怯的瞧着他。

「你们来林南做什么？」

「家里人都死了，我们走了许多的地方，到处也找不到我阿爹.....」

「你阿爹是做什么的」

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。

夏挽茫然的看着他：「阿爹就是阿爹」

宸冬的手放在夏挽的脖子上，他继续问：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阿爹是做什么的？」

我慌忙跪下，大声说：「军爷，我嘱咐过小夏不可以随意透露家中生意，小夏.....你告诉军爷，我们是——」

「我家是做瓷器的，你放开我，我害怕，呜呜呜呜」夏挽大声哭起来。

宸冬松开他，与此同时，营帐门一掀，一个小兵进来通报：「将军，大王的使者到了。」

「我马上到」

临走前他看了我一眼，吩咐道：「这小孩送到葛老儿那里打个下手，女的先留在我这儿。」

「是！」

夏挽没来得及同我说一句话，便被副官拽走了，营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撑不住，坐倒在了地上。

我活了下来？

我几乎不敢相信，我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生还的绝境之中活了下来。但我却丝毫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，紧张的神经放松之后，

是茫然和绝望。

何素龙投降了，意味着最后一块属于南胥的土地也不复存在，再怎么自欺欺人，南胥的气数，已然尽了。

支撑我走到现在的目标灰飞烟灭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苟且偷生。浑浑噩噩吗？那么我又为何从破国之日撑到现在呢，仅仅是为了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惨死吗——要知道，一个让人胆寒的危机就在眼前，我，并不会制瓷。

年少的时候，知秋为了让我知道瓷器来之不易，曾经带我去瓷窑一遍一遍的看着瓷器制造的过程，我因而熟识了许多制瓷的知识，但是，这并不代表我真的有本事从无到有的重建南胥的瓷业，宸冬早晚会知道，我在骗他。

那时候我该怎么办？

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营帐的门被掀开了，那个副官进来，扔给我一件略厚实些的衣服，道：「这个给你，好好伺候将军。」

我连忙喊住他道：「军爷您等等，我有些事想请教您。」

他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，有一双鹰隼般的眼睛，在这样的眼睛面前，任何伪装都是多余的，我小心的说：「军爷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不该问，但我和弟弟相依为命才走到了现在，您能不能可怜可怜我，告诉我一下，那葛老儿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弟弟.....还能活下去吗？」

「哦，这你不必担心，葛老儿是咱们军营的格鲁。」他见我迷惑，想了想就说：「就安置伤员的，懂吗？」

我那时并不知道格鲁的意思，理解成了军医，还舒了口气，副官突然问我：「你十几了？」

「今年刚满十六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，声音有些低落，说：「我们家小闺女怕是也这么大了，也不知道在家有没有人欺负她。」

再抬起头，他又是一双锐利的眼睛，却多说了几句提点我：

「将军喜怒无常，早年征战落下了病根，夜里总是睡不着觉，越睡不着越是暴躁，有一次半夜无缘无故的杀了十几个人，你瞧他翻来覆去的，就躲远点。」

我点点头，他又宽慰我道：「其实也没什么，将军喜欢南胥人，你好好服侍，说不定有大造化。」

「喜欢南胥人？」

「我猜的，要不然也不能让你近身伺候，大王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孩子都生几个了，他呢，族里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。」他意味声长的看着我：「将军嘴上不说，我觉着，他就是喜欢南胥女人。」

我装作害羞的低下头，脑子却在飞快的转，有些什么东西在心中蠢蠢欲动。

副官站起来，道：「我话已经说得太多，该走了，过几日和大队王的军队会师，有的是事忙活。」

「.....什么？」

我瞪大了眼睛，他莫名其妙的看着我，又重复了一遍：「过几日，我们就要觐见大王了。」

北王丹蚩。

一些我刻意遗忘的画面出现在脑海里，野兽般的瞳仁，狂笑不止的男人，知秋颤抖的手指，顺着腿流淌的鲜血。

我仍未知道夏挽为什么会奇迹般的答对问题，但是我却在那一刻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能在接二连三的绝境中，奇迹般的活下来。

丹蚩还好好地活着，我怎么能死呢？

副官离开后，我准备了一套无懈可击的说辞，惴惴不安的等着宸冬回来，这一等就等到了半夜，营帐的外面才传来嘈杂的声音。

宸冬走进来，后面两个副官压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北乾士兵，尚不服的挣扎着，破口大骂：「老子跟着大王的时候！想杀谁就杀谁！想睡多少女人睡多少女人.....」

话还没说完，副官一脚踹在他脸上，他倒在地上，痛苦的抽搐着。

门是大开的，这意味着所有的士兵，都能听到看到这一切。

宸冬把玩着一把匕首，低头看着他，道：「我与何素龙约定，林南降了，北乾兵必不伤林南百姓一根毫毛，你觉得我的军令是在同你玩笑？」

「大皇子我知错了！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就是一时蒙了心窍了！求求你.....」

宸冬面无表情的抬起他的下巴，道：「你跟了我三个月，还不知道该叫我什么？」

「不是.....将军.....」

他的手一动，那个人的下巴就脱节开来，只能干张着嘴发出恐惧的哀嚎，手起刀落，随着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尖叫，那个人的舌头落在地上，整个嘴都变成一片血污。

副官接过刀，第二刀割掉他的耳朵，然后是第三刀、第四刀.....

那样的高大壮实的男人，就在我眼前，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白骨。

「我不管你们之前是叔父的兵，还是大王的兵.....」他慢条斯理的把玩着手中的刀：「在我的军营里，不听我命者，死。」

那人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发抖着拼命点头。

一时间，营帐里一片死寂，宸冬随手把手中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，道：「把他挂在门口，免得一些老兵健忘，我要歇息

了。」

「是！」

两个副官把那个已经血肉模糊的人拖了出去，门终于关上了，宸冬转过头，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：「哦，是你。」

我应了一声，走过去帮他脱去铠甲，拧了热毛巾为他擦拭头脸，他一边擦一边皱着眉问我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我叫周小溪。」

「你不怕我？」

满屋子让人几欲呕吐的血腥味之中，他看着我，炭火映亮了他的眼睛，越发像是一只野兽，我强忍住身体的颤栗，低头笑着说：「我很怕将军，但将军收留了我和弟弟，是好人。」

「嗯。」

他把那把刀随意的扔在床上，然后把我拉在他的腿上，手从我衣襟伸进去揉捏，他的手是凉的，带着老茧，虽然知道早晚有这么一遭，我还是忍不住颤栗起来。

「南胥女人真是他妈的……」他在我耳边说，手上的力道又重了。

我实在控制不住，满眼都是泪水，不是因为屈辱，而是因为疼，他的力气太大了，我觉得我胸都要被捏碎了。

他突然停下了动作，道：「你不愿意？」

「我愿意伺候将军，就是，太疼了。」

他把手抽出来，躺在了另外一边。

「是你太小了。」他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「年龄小。」

.....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。

「没意思，睡吧。」

那张行军床很小，我们不得不紧紧贴在一起，他身上血和铁的气味让我觉得害怕，但是天太冷了，他身上很暖。

我睡不着，也不敢动，他也没有睡着，我想起他的失眠症，越发觉得怕起来。

他却突然开口道：「南胥像你这样的，会有多少书看？」

书？南胥崇文，无论男女都要从小读书识字，我因为祖父不加管束，没怎么正经跟过先生上课，但是宫中有座极大地藏书楼，知秋总带着我去那里打发时间。

「家中有藏书，想读的话，可以读。」我斟酌着回答。

他从枕头边扯过一本书给我。

「这个你读过吗？」

我拿过来翻看了一下，发现是一本残书。

「没有读完，这本书叫《东林稗史》，一共五十六卷，你这应该是……是第三卷，讲的是前朝名将的逸事。」

「用北语读给我听。」他说。

我半坐起来，借着炭火的光，轻声念诵起来，这本书在宫内的藏书当中只能算是中档，他却听得很认真，偶尔会问我几个问题，「什么是圣人之道？」「什么是守节？」

小时候，我便一读书就打盹，为这个知秋没少弹我额头，现在仍是，读着读着，困意就上来，打了几个哈欠，靠在他身上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宸冬早就走了，炭火却仍然烧的很旺，我的被子上搭了一层兽皮，很暖也很舒服，要强逼着自己才能从被子里爬起来。

我掀起营帐的门，一眼就看见了高悬的尸体，一夜的时间足够他的血流尽了，面上笼罩了一层冰霜，几个士兵正在把他放下来。

温暖只是幻觉，这，才是真相。

我向守卫的士兵打听「格鲁」究竟在哪里，他们一直装聋作哑，不肯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只好借口说我要去打水洗漱，一边慢慢走向河边，一边寻找夏挽的身影。

就在我把水桶沉入河水之中的时候，突然，风送来一阵断断续续的歌声，「身.....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.....毅兮为鬼雄。」

木桶扑通一声落入了河里，顺着水飘走了。

那是屈夫子的《国殇》。

没有北乾人会在军营里唱这种歌！

我猛然站起来，四下寻找着声音的来源，后背全是细密的汗水，可是那声音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就像是鬼魂消失阳光之下。

随后我便一直在寻找歌声的来源以及格鲁的下落，可是军营里防范很严，一直没有线索。

宸冬没有再碰我，我像所有粗使的婢女一样在他身边伺候，我不擅长伺候人，他也并不挑剔，只是偶尔我不经意的抬起头的时候，总能碰到他审视的目光。

他一直在怀疑我.....可是，怀疑我为什么又让我留在他身边呢？

有一日我打了水回去，想在营帐门口歇一会，却不想宸冬已经回来了，我恰好听到了他和副官的对话。

「瓷窑要等我们去了枏城才能着手，在那之前，把她身份给我查明白。」

「是！」

那个说我像他女儿的副官又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：「将军可是觉得，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」

「我营帐里，堆着很多南国人眼里的好东西，有价值小半个城池的珠宝玉石，有传了几千年的古董，别说动，她看都没有看一眼，有些东西是隐藏不了的。」他说：「一个普通商户养出来的 16 岁女孩，是做不到的。」

副官又道：「那若是她一直在说谎的话，很可能就是南国培养出来的刺客，将军还是不要冒险，直接杀了她吧。」

宸冬沉默了良久，我听见的我心脏近乎疯狂的跳动着。

「不」他说。

这时候，突然响起了号角，那是敌军来袭的警报声。我手中的水盆啪的落在地上，宸冬从营帐里出来正撞见我，厉声道：

「快走！」

他话音未落，一只带着火焰的箭就嗖的射过来，营帐迅速窜起火苗，他神色一凛，朝向射箭的方向看去，那边本应有卫兵镇守的山头，埋伏了一排弓箭手，带着火焰的弓弩密集的射过来。另一波人潜入了军营，正在与北军搏杀。

「保护将军！」

护卫兵嘶吼着聚集在他面前，用刀挡着流矢，我呆呆的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努力辨别着这些偷袭者——南胥的官兵已然全线溃败，又哪里来的这些人来偷袭北乾的军营！

还没等我想清楚，就被宸冬一把拉在身后：「发什么呆！过来！」

这些偷袭的人并不像是受过什么训练，战斗力并不强，但是排兵布阵竟极有谋略，身无甲冑，仅靠着粗暴的拼刀刃，迅速打到了宸冬面前——这可是整个北乾最精锐的部队。

为首的是一个身高九尺，长得像一只巨熊的壮汉，拿着一把长刀厉喝：「北狗受死！」

宸冬拔刀相迎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壮汉一刀竟劈碎了护卫兵盾牌，大声笑道：「老子南胥人！」

宸冬一个纵跃翻到了护卫兵之前，与壮汉短兵相接，他那把雪亮的长刀和壮汉相撞，赫然裂开缺口，北乾人的悍勇确实名不虚传，而这个壮汉居然丝毫不落下风，然而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败局已定。

他们敢偷袭，就讲究一个「快」字，火焰弓弩、自杀式的短兵搏刃，都是为了让壮汉能迅速接近宸冬并且一击毙命，但是一旦等到北乾军队反应过来.....

壮汉被几个士兵联合偷袭，洞穿了腹部，然后被压倒了在了地上，一个士兵拿着一把刀就要劈下去，却被宸冬喝止了：「留他一条命！」

那士兵双目赤红，拿着刀的手在抖，刚才他的同胞被斩杀了无数，然而还是听命把刀扔在一边。

「你是山匪？」宸冬问。

「我是你姥姥！」

壮汉因为流血过多而脸色发白，一口吐沫还是险些吐到宸冬脸上。

「你身手不错，南胥已亡，北王优待武士，何必寻死呢？」

壮汉脸被摁在地上，尚扯着脖子狂笑：「亡你妈个脑袋！南胥人在！南胥就不会亡！」

宸冬摆摆手：「带下去，留他一条命，我要问出幕后主使。」

壮汉被北乾士兵扯着，腹部血流不止，尚还中气十足的谩骂了一路：「妈的北乾狗！日你姥姥！有本事跟老子一对一的干！」

早上还平静的营地，被鲜血覆盖，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，宸冬带着人急匆匆的上山去勘察偷袭的地点，没有人注意我。

我呆呆的站在那里，刚才那一句「老子南胥人」，如同雷鸣般的响彻在我的耳际。

士兵们拖着一个重伤员从我身后走过去，说：「这就送到格鲁那里吧」

格鲁？

我终于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惊醒，跟着那些抬着重伤员的士兵走到了营地边缘的一个营帐里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只是没有封顶。

我站在门口，向里面看去，里面供着一个狼首佛雕像——北乾人多个部落融合，形成的独特信仰，一面狼首悚然，一面佛陀慈悲。

神像下燃着火盆，重伤员七横八竖的摆在地上，都不住抽搐着，其中一个呻吟的最为厉害。

一只枯瘦的手覆盖住了他的脸。

「身死此地，魂奔天际，狼行千里，只待归期。」

是一个枯瘦的黑袍老人，半蹲在地上，那伤员抽搐了几下，没了声音，又过了一会，他的身体肉眼可见的萎缩起来，然后迅速化为一滩水和几块骨头。

是传说中北地巫术。

「捡骨。」老人一边命令，一边走到了另外一个伤员旁边。

「是」

一个稚嫩的声音应道，一个小孩用长筷捡拾起剩下的骨头，扔进了火盆之中。

「夏挽！」我失声叫出来。

老头迅速看过来，黑袍阴影下是一双白蒙蒙的眼睛，厉声喝道：「你是什么人！格鲁送人也敢看！」

夏挽慌忙拽住他，低声哀求道：「师父，这是我姐姐，不懂北乾的规矩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」

「不懂北乾的规矩就可以到处窥看吗！这是亵渎神灵！」

我气得发抖，冲进来就吼：「什么规矩！肆意屠戮人命是你们北乾的规矩！到别人家里烧杀抢掠是你们北乾人的规矩，噢，现在自己士兵受伤了，不医不治！让他们去死也是规矩！你们配谈什么神灵！有一个算一个你们都该下十八层地狱！」

因为太急，我是用南语说的，老人听不懂，急忙问夏挽：「她说什么！你告诉我！她说什么！」

夏挽道：「师父，我姐姐在跟您道歉。」

「不是！你蒙我！我要禀告将军！」

我迅速切换成北语，吼道：「你去告！正好让将军杀了我们！宁死我也不会让我弟弟做这种阴损的东西！」

我等着他勃然大怒，他却好像被戳到了什么软肋，再也没了气势，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什么，夏挽软声哀求了几句，把我推出了那个营帐。

「姑姑，我没事，师父待我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」

「放屁！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